

艱險旅程的回憶

周昆田

這一旅程，開始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結束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蓋當匪軍竄抵陝甘，西北岌岌可危，筆者時任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與國防部秦次長紹文（德純）先生、同奉

行政院閻院長之命，遠赴新疆，有所商洽。至西寧，蘭州撤守，紹文先生復得徐次辰先生電轉往寧夏，筆者乃與友人越祁連山、經河西、哈密而達迪化。嗣以局勢演變，東還路斷，因與不甘附匪之軍政各界忠貞人士、經南疆、越帕米爾高原、取道巴基斯坦、印度、來臺復命，歲月易逝，轉瞬已逾十七個年頭。目前由於共匪權力鬭爭的白熱化，匪俄的對立亦將益形尖銳，新疆地區勢將成為匪俄衝突的焦點之一，回憶舊遊，彌切光復河山之念。茲適王成聖兄創辦中外雜誌，囑為撰稿，既佩其致力文化事業的辛勤，因將曩日所記的旅程情形整理如下，藉誌鴻爪，並以奉應。

一、由廣州到西寧

到新疆去，因為決定得太倉卒，同時恐怕就誤了飛行的時間，弄得一夜未能入睡。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早晨八點，便挑了輕便的行裝，駕車來到白雲機場。等了一個多鐘頭，同行的人都到齊了，飛機遂冉冉起飛。在飛機起飛的一剎那間，我深深感覺到此行的艱苦和危險，何時再能回到廣州的念頭，不禁油然而生。

由廣州飛重慶，這已是第二次了，經驗告訴我：在什麼時候可以到達重慶。果然，在下午一點二十分，飛機便在白市驛機場降落，加足油

後因氣候的限制，不能續飛，只得乘車進城休息，公路已略修整，較之兩個月前崎嶇不平者，已大不同了。下榻學田灣勵志社，清潔樸素，頗稱舒適。

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均因天雨，雖兩至機場，都廢然而返。二十五日晨再至機場候飛，迄下午一時忽報天氣開朗，遂乘機北去。下午二時四十分機至漢中降落，下榻中國銀行招待所，樓高屋敞，已帶有西北偉大的情調。用餐後，與紹文先生等乘車至漢臺訪友，緬想當年漢高帝在此建立帝業基礎的往事，殊不勝今昔之感。

八月二十六日午前十時，復乘機飛向西北，約經過三個小時，到達了青海的西寧。機過蘭州時，我頻頻俯視，很想發現地面上一般的情勢，但終無所見。我之來到西寧，這已是第四次：第一次是三十七年冬，第二次是三十八年秋，第三次是三十七年冬，這幾次給我的印象，都非常圓滿，覺得蓬勃進步的氣象，充滿着全省。可是這一次却把我那過去的印象否定了。下機後乘着汽車進城，雖然路邊的樹木仍整齊地排列着，如昔日一般含笑迎人，但進城後，來往行人面都帶着驚恐和淒苦的表情，心裏便感到有些兩樣。晚餐後幾個人溜到街頭上散步，十家店門便有九家關着，益加點綴環境上的變異。

二、青海勾留

二十八、二十九兩日，由於蘭州的撤守，馬長官飛渝，西寧市面謠言益多，而紹文先生又轉往寧夏，晚間，遂移住東關的湟中大廈。湟中大

厦原是西寧一座最大的旅館，上年我到西寧時，曾在內盤桓了兩日，這次再來，雖屋宇依舊，而人事全非，殊多感觸。旅館內已無人管理，任客人隨便居住，也不收房金，當然是什麼供應也沒有了。

在西寧的航空公司，原有中國中央及民航隊三家，再加上空軍站，總算不少飛機到來的機會了。在初，我們原進行包個小型的飛機到酒泉轉哈密到迪化，乃因故未果；後又想得個飛機座位回重慶，亦難有望。眼看着坐飛機離西寧的可能，急速地減少，於是尋覓便車繼續西去的念頭，遂一步步地趨於成熟而終至決定了。

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情形更見緊張，街頭巷尾都塞滿了逃難和準備逃難的人，大小車輛在大街上橫衝直撞地飛馳，煤烟夾着灰塵幾令人窒息，至於劈劈拍拍的槍聲，却成習以為常的事了。我便應着民航隊袁經理之邀，住進該公司內，等候飛機。三十一日下午一時左右，友人楊君匆匆地來訪，謂彼有卡車二輛將取道聲源俄卜赴張掖，問我是否同行，我於欣喜之餘，乃決與同行。適李塵君亦到，彼約我乘彼之小轎車隨大卡車出發。下午二時許我便與李君乘小轎車離開湟

作者簡介：周昆田先生安徽合肥人，現任行政院顧問，國防研究院講座。

中大廈出城西進，又開始呼吸輕鬆空氣，精神上感覺到無限的快慰。六時許抵大寒山麓（即祁連山），忽小轎車發生故障，上坡不得，司機雖盡心修理，但迄九時許尚無法行駛，而楊君等的卡車又已過去，夜色漸深，遂宣佈絕望，只得在車中過夜。耳聽着一部部的汽車由身邊駛過，當然不能入睡，這時才想到一天沒有吃飯，冷和餓的威脅便同陣逼來。好容易天亮了，適有空的軍車一輛由西寧開來，我們乃商得其同意，把我們的人載着、小轎車拖着，繼續前進。下午一時許越過山頂，俯視下坡山路曲折崎嶇，前有覆車一輛，陳屍路側，心為之悸。正在下山途中，楊君又派卡車來接，便會同前行，下山後復過河數道，三部卡車直向豐源大道駛去，我車殿後，不意在距豐源五公里處，車甫過橋，橋樑忽折，後二輪陷下，不能行，又稽遲至夜十二時許，才到豐源。次日（九月二日）宿俄卜，山高氣寒，地甚貧瘠，僅有居民數家，都是繩樞蠹屋。三日晨出發，午過邊渡口，路最險峻，二時許抵民樂，遂入坦途。由民樂至張掖，計七十餘公里，兩小時半即達。時張掖為撤退人士所充滿，旅店已無空際，好容易我們找到了一個文裏小學住下，夜深戒嚴，遂在不安的情緒下抱着疲困入睡了。

三、經河西至哈密

九月四日出外訪友，並尋覓西去便車，在街道上溜了幾轉。張掖也是我的舊遊之地，不過相隔已有八年之久，難免又有些陌生之感。好在只有東西南北兩條大街，一個鐘頭便可走熟。市面雖較以前似乎繁榮多多，但當保戰事發展的結果，不是正常的進步。於邂逅問晤及陳希豪兄（後聞被匪所害），亂裏相逢，亦屬快事。

得着友人介紹，九月五日隨着便車赴酒泉，午後一時出發，七時到達，可謂最快的速度了。自張掖至高臺一段，沿途樹木葱蘢，農產豐富，

大有江南景色，金張掖之稱，信不為過。自高臺以西，則較荒蕪，戈壁綿亘，一望無際，迄酒泉附近，又踏入人烟稠密的境地。

九月六日在酒泉休息一日，沒有感到什麼痛苦。酒泉我已五次經過，不用說道路都非常熟悉，以距戰火尚遠，社會秩序也十分安定。有人勸我即留酒泉候機東返，但我為達成目的計，決仍西去。

九月七日續乘車前進，午至玉門，下午四時半抵安西。安西是西北著名的風地，相傳為一年一場風，即自元旦日起至除夕日止僅有一場風，換言之便是終年刮風不停，可是却有些例外，我們到達的這天，天朗氣清，一點風也沒有。安西城很小，但整齊可觀，東門的城牆內外悉為細沙所擁繞，蔚為奇景。入夜，風聲頓起，颯颯生寒。

九月八日上午因修理汽車，迄午後一時始出發，五時許抵星星峽，為甘新兩省交界的地方，所謂甘肅的河西，到此為止，羣山起伏，勢較險要。晚餐後，已暮色蒼茫，仍續西進，兩個鐘頭後山路走盡，進入大漠，而明月高懸，宛同白晝，汽車橫衝直撞，毫無顧慮。迄夜三時許，始在極沉寂的空氣下到了哈密。

四、迪化半月

九月九日晨，與嘉樂博士專員，（即現在臺北之新疆省府主席）通一電話，比得其子堯道宏君幫助，洽安中蘇航空公司赴迪化機座，十二時起飛，橫越天山，下午二時到迪化。中蘇機場在迪化城西二十餘公里處，乘車進城，約經一小時光景。一下機後，猶如再返故鄉，有說不出的愉快。乘車由北門進城，路過新疆日報社西大橋及省參議會門口，恍如舊友重逢。下榻東大樓，與新大樓隔院相望，一幕三年以前的往事，不斷襲入回憶中來。

初到迪化的兩三日，忙於接洽公務與應酬，

嗣後則時在焦急的情緒下，等候飛機；迪化各地的舊遊場所，亦得乘此機會略加溫習。迪化城市雖不大，但道路寬平，屋宇整齊，頗富現代化的氣象。新疆省銀行建築的宏偉，雖在內地亦不多觀。建築了三年尚未完工的天山大廈，矗立於省黨部門前的三角地帶，在每個行人的腦海中都刻入了一個缺憾的記憶。新疆警備總部，設於城內

的中心，即過去的督辦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內有東大樓，西大樓新大樓東花園各部份，在新疆的歷史上，是具有支配力量的權威所在。換言之，即是決定新疆全省命運的場所。在設備及形態方面，雖已漸呈衰老，較之過去大為減色，然其大致規模依然如故。遠在南關外的新疆學院，紅色的屋瓦牆磚仍表現着嶄新的姿態。南關素為迪化商業最繁盛的區域，也還保持着當年繁榮的面貌。相傳已久，有七架飛機要由廣州到迪化，但是均成泡影，這時，東飛既不可能，而迪化又非久留之地，真訊難通，會偶成絕句云：自分難生入玉門，喧騰車馬晝為昏；長空已斷南飛雁，消息何能到故園！適馬師長呈祥、葉師長成、羅旅長恕人等因飛機不來陷入同樣的窘境，擬取道南疆，越帕米爾高原，經巴基斯坦東返，並決定二十五日動身。我因商與同行。下午四時半出發，集城中南三通碑送行者達數十人，一種無名的苦痛襲擊心頭，任何一個人都說不出話來，及至握手道別時，大家都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無情的汽車載着我們急速地向南駛去，面對着天、地、人三方面威脅下的未來，我坐在一部卡車的司機臺上，挾着萬感交乘的心情，不斷地探首回望，直至蒼茫暮色籠罩着大地以後。

夜十二時許到達達坂城，同行的人員紛紛自賃住所，我與馬師長等同在一個旅舍內住下，不管前去的旅程如何艱苦和危險，但數日來的緊張和疲勞，能得着一個暫時的休息，已頗覺得安適。

五、穿過南疆

九月廿六日晨乘車續進，計大卡車五輛，小吉普一輛，內有衛士六十餘人，分配於各車上，行色頗壯。由達坂城前進有二途：一則東行，經哈密嘉峪關至蘭州，一則西行經托克遜庫車而至喀什。我等即取道後者，十二時許抵托克遜，氣候極暖，與吐魯番相彷彿，南北疆即以此為界，過托克遜便為南疆範圍，在西門外十公里有水處午餐，迄夜三時抵焉耆，因候後來人員，二十七日在焉耆休息未動，得悉迪化已發出附匪消息，同深憤慨！二十八日復候至午後六時始出發，車行於黑夜之中，只得閉着眼睛聽其橫衝直撞。二十九日上午十時左右抵輪臺，樹木蔥蘢，村舍櫛比，因想到漢武帝時期即有輪臺屯墾的記錄，毋怪乎現在有這般景象。因一夜未停，大家都感到十分疲乏，遂選擇一個有水有柴的地方，休息造飯，正在這個時候，忽腳底下發生顫動，隨着頭也有些眩暈，兩秒鐘即過，經大家研究結果，知是地震。用膳後，繼續西進，五時許抵庫車。新疆諺語云：吐魯番葡萄哈密瓜，庫車洋格（幼女）一枝花，蓋謂庫車女子頭上均戴有一枝花之意，及至庫車所見，確屬如此，來往行人多以毛驢代步，婦女亦然，髻插紅花一朶，意態悠閒，惟以宗教上之習慣，面蒙絹紗，欲見廬山真面，殊不容易。庫車為新疆出產羔皮最著名的地方，因買羔皮帽一頂，市面繁榮，不失為南疆一個重要的城市。

為趕路計，九月三十日上午四時即由庫車出發，十時許至拜城，正逢把雜（集市之日），行人密集，頗為鬧熱，又在市外造飯野餐，下午一時許復前進，迄夜十一時抵阿克蘇。阿克蘇有回漢二城，相距十二公里，回城為溫宿，商業較盛，漢城即阿克蘇。未至阿克蘇八九公里時，路兩側綠樹參天，路平如砥，半規的明月隱現林際，

汽車如風馳電掣般地呼嘯去，幾乎不相信是置身在遙遠的邊疆。

十月一日二日、三日，因小有拆擋，稽留不前，至四日下午二時，始續成行，此時共為卡車九輛，小吉普一輛，真是浩浩蕩蕩。晚宿於途中一小村，無住屋，便橫臥於司機臺上。翌晨四時即動身，預定本晚到達喀什。此日行程約三百公里，無水，車上預備了充足的西瓜哈密瓜和乾糧（新疆俗名叫饅），饑則吃饅，渴則吃瓜。將至喀什八十公里處，車忽然拋錨，迨修理完竣，已至深夜，弄得我這一輛卡車，孤單地落在後面。喀什原包括回漢兩城，回城名疏附，漢城名疏勒，相距十公里，商務及外國領事館多在回城，軍事重心則在漢城，回城在北，漢城在南，我等決定住漢城師部，必須先經回城。時喀什區特別戒嚴，崗位林立，十步一查，五步一問，且須連續叫開兩座城門，極感麻煩，好在正逢着中秋節的前夕，塞外的月亮格外光明，給予我們的便利不少。及至到達目的地時，已是凌晨四點鐘了。喀什是南疆的重鎮。猶如北疆的迪化，南疆警備總部即設立於此。地方富庶，農牧並茂。西可以通蘇聯阿富汗，南可以通巴基斯坦及印度，商業甚盛。

六、攀越帕米爾之準備

由此南行出國路線有二：一係由英吉沙經蒲犁至巴基斯坦的吉爾吉特（Gilgit），一係由莎車葉城而至印度的拉大克（列城），前者路較險峻而較短，水草不缺；後者路較平較長，水草缺乏；因巴基斯坦對吾人過境甚表歡迎，研究結果，因決定取道前者。於是一方向巴基斯坦領事館辦理護照簽證，一方準備途中衣食住行的各項工具，蓋途中（過帕米爾高原）的天氣最冷是在攝氏零下三十度左右，居民甚少，無法獲得住所與食物，故必須攜帶皮毛服裝乾糧罐頭帳幕等等，

而交通工具則唯賴驢馬和駱駝，必須僱備。大抵每個人必須製備的服裝是皮帽皮褲氈筒皮短襖皮大衣及手套等件，食料則須備足一個月的食用，帳幕約三個人至六個人須有一頂，馬匹約一個人需三匹（一騎人二馱物駱駝一峰可抵馬一匹半）。這些東西都須在喀什備辦，過此則無處可買可雇了。因之我曾在回城把雜的日子去了兩次，凡南疆所有的產物都集中於此，英印的貨物亦充斥市場，各族人士毫無界限地展開其貿易行為，五色繽紛，良屬盛事。

雖然準備還未完成，但因在喀什住久不便，遂於十月九日下午五時許乘車赴英吉沙，明月初升，夕陽甫盡，路側兩行的樹木極整齊地伸展着，風景十分秀麗。此時雖已中秋節後，西北各地已進入寒冷的季節，但喀什尚溫暖如春，青綠滿眼，迎面風來，輕軟而和煦，尤使人戀戀不忍遽去。八時許抵英吉沙，因候後面同人，遂在團部住下。十月十日午後五時，後面的來車到齊，又續前進。英吉沙縣城甚小，內除駐軍的團部縣政府和一个維族文化促進分會外，別無其他房舍和居民，商業間在南關，惜未往參觀，但農村均甚殷實，並非貧瘠之鄉。

由英吉沙南行至依格孜牙村，約四十公里左右，原屬大車路，並未修整，勉強行駛汽車，極為艱苦，約經過五個鐘頭，迄夜十時許始達。村屋不敷分配，我們幾個人遂下帳篷住下。住帳篷，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依格孜牙村的海拔比喀什約高一千英尺，較冷，我初住帳篷，不無恐懼之感，但有一夜經驗後，覺空氣新鮮，反比室內為佳。

由迪化至依格孜牙村，共有二千四百餘公里，我們連休息時間在內，共花費了十一日。依格孜牙村在帕米爾高原北麓，為車路的終點，過此則須換乘驢馬了。我們為等候駱駝馬的齊集，便在這小村莊裏一天一天的挨過，有時在小橋邊欣賞

着潺湲的溪水，有時到曠野去研究那農業上的產物。帕米爾高原的山峰或戴着白雪或繞着雲霧，矗立於村南很遙遠的地方，如屏風一般由西到東地綿亘着。聯想所及，二十八年經印度入藏，在噶倫堡 (Kalimpong) 縱覽喜馬拉雅山的舊印象，不禁浮入腦際。兩山相較，帕米爾似尚不及喜馬拉雅的高大和雄偉，因此，我對此去因難克服的信心，更為加強，甚至有些輕視此段旅程了。但由此後的經驗，才知道此種初步的認識極端錯誤，其比喜馬拉雅山的難行，不知要超過多少倍。

這二十七日晚，駝馬都已集齊，計同行人員為一百四十七人（內有婦女及小孩三十餘人），馬二百五十四，駱駝七十峰，殊洋洋大觀。

七、高處不勝寒

十月十八日上午八時，早餐後遂乘馬出發，馬隊駝隊絡繹前進，行約兩個鐘頭，開始入山，路都傍着河流，並不艱難。晚宿阿何塔拉，大風甚冷，本日行七十華里。次晨七時出發，路與昨晨相仿，惟過河（水深及馬膝）次數較多，宿破格墩。二十日出發更早，入山愈深，氣候的變化亦較大，十二時左右天忽陰沉下去，隨着便刮起風來，及至宿站卡什卡蘇，更大雪紛飛。卡什卡蘇海拔為八千餘英尺，馬草及燃料均感不足，次日須爬過海拔一萬二千六百英尺之大坂，眼望着風雪不停，使人擔心着未來的命運。

大雪一夜未停，晨起稍霽，帳篷外已積雪盈尺，高低山巒都全變成白色。八時許，在嚴重的威脅下，乘馬前進，不十里即面臨了大坂，抬頭望去，前面的人馬都一步一步地緩緩上爬，衛士們都下了馬抓着馬的尾巴就着馬的力量跟蹤而上。我自付着：下馬步行絕不可能，遂由一個衛士牽着馬我伏在馬鞍上聽牠自由擺佈。騎過馬的人，都知道馬是具有很高的智慧，尤其當牠走着危

險的道路時，牠絕不隨便，起落脚步都十分小心。走約兩個鐘頭便到達了最高峰，回首看着蜿蜒而上的人馬和駝隊，却又深深地替他們擔憂。可是，危險却不在上山，而在下山。時太陽高懸天空，氣溫驟升，雪已漸漸融化，而坡高路陡溜滑可慮。我乃捨馬步行，一步一跌地下去，前後的人馬亦不斷地跌成一團，好在都還未跌出路外，沒有發生生命的危險。三時許到達宿站七里拱拜子，後面的人馬陸續而來，直至深夜十一時尚未到齊，更有一隊駱駝高踞山頂無法下坡。婦女小孩們因是日所受的痛苦和危險，啼哭之聲，徹夜不停。

十月二十二日晨七時半出發，行三里許又登大坂，比昨日者較平，痛苦亦較輕。晚宿之處名托布命，僅海拔九千英尺，氣候甚和暖，水草亦足。

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時出發，行二十餘里時即入水峽，路在峽的兩邊，或左或右，故須時時穿過水峽，峽中亂石嶙峋，水流湍急，馬行其中，常有傾跌的危險，失慎落水者，頗不乏人。據脚伕們談稱：在新疆境內，此段路程最為難行，過此則較便利矣。本日約行七十華里，宿塔拉巴什。

十月二十四日晨七時出發，步步上坡，不久遂入高達一萬三千五百英尺之高原，雪地冰天，氣候極寒，屆午，雪光反射，灼熱異常，不戴有色的眼鏡更無法張目。至下午一時許始漸漸下坡，至晚五時許抵達拉霞蒂，止宿，人們的面容都變成焦黑，甚至脫皮，眼睛發生毛病者更多。本日所過的雪山，為新疆境內最大的一個，惟其坡度較緩，除較冷和雪光可怕外，尚不覺如何困難。本日約行八十華里。

八、新疆最後的一站

十月二十五日八時出發，出雪山口後，路即

平坦，狹長的原野在眼前展開，兩面高聳着峰巒，中翰河流一道，傍着山麓便散列着許多村莊和樹林，一望而知此為宜農宜牧的良好區域。人們沿着河流由西北向東南前進，精神上頗感輕鬆與愉快。據云：在右邊的高山之外，不遠，便是蘇俄邊境，蘇俄設有邊卡部隊，兩方往來的道路隱約可見。行約五十華里，蒲犁地方軍警及縣府負責人員來迎。為避免麻煩地方人士起見，遂未入縣城，繞道北面的路線過河，在蒲犁對岸二十華里之托乎郎慶村內住下。本日約行八十華里，氣候甚和暖，為出發以來最稱舒適之一日。托乎郎慶雖屬一小小的鄉村，但建築整齊，自表面觀之，似頗富現代化的意味。其與蒲犁縣城遙遙相對，中隔一廣大的原野及河流，氣象甚為雄偉。晚宿一里長家，屋內全係縱橫的土坑（可坐可臥），除狹窄的走道外，甚少隙地，此則與內地情形不同者。二十六日在托乎郎慶休息，縱覽附近景物。晚間得一絕句云：行盡千山復有山，置身山裏且偷閒，旣裘帳帳新來慣，絕塞追隨月一彎。

十月二十七日晨八時出發，行七十餘華里，宿於土蒙古包，草深水足，惟夜間風大較冷。二十八日晨繼續前進，至宿站大布達時，纔上午十一時，略休息後繼續，過河兩次，至下午四時止宿一山下，既無村舍，復缺燃料，地高氣寒，頗覺痛苦。迄晚，大風又兼之大雪，同行的女眷及小孩們，啼哭之聲，不絕於耳，而駝馬亦因為沒有草料不肯安靜，當然我一夜未能入睡。二十九日上午十時半出發，過冰河，時雪時霽，行約三十餘華里，至培養可，遂留住。培養可為邊卡部隊駐地，有營房一座（計八間），內有火爐設備，覓柴取暖，痛苦頓紓。晚食雪雞，味殊鮮美。十月三十日上午十時出發，迎面大風，寒冷異常，所穿皮褲皮衣似均失去作用，為免除呼吸上的困難，急將口罩戴上，但不久嗆氣即成冰塊，反更增加難受。十二時至明鐵克，此為南入巴

基斯坦之最重要的一個卡子，住有哨兵一排。前面高峰駢列，僅一路可通，形勢十分險要。略事休息後復前行，下午三時許抵羅布蓋子，遂止宿。羅布蓋子為新疆境內最後的一站，亦即最後的一個卡子，明日即離開祖國的境地，又不禁有些依依。站有屋五間，左傍深溪，右靠高山，甚為隱秘。

九、走出國門

十月三十一日晨七時半出發，步步上坡，雪地又冰天，馬行較緩。十五華里許抵雪大坂，自下俯視，覺其高度並不驚人，據測量：羅布蓋子為海拔一萬二千六百英尺，該大坂為一萬三千七百英尺，且已經過十餘華里之上坡，心遂輕之。不意策馬上爬時，雪滯冰滑，艱苦殊甚，經過兩個鐘頭，始到山頂，寒風撲面吹來，不可久留。山頂係中巴兩國交界處，過此即為吳國矣。下山坡度尤陡，所經時間與上山相仿。山坡下完後，沿着河流前進，氣候漸暖，冰雪亦漸少，至晚七時抵巴基斯坦北境第一站之木耳可施（屬坎巨堤邦）住下。本日行約九十華里，因路遠行艱，後面的人馬和駝隊，多未能到。計離開她化巴關三十七日之內，雖日行於魔掌的邊緣，但由於沿途軍政機關尚未執行僞命，唱三民主義的國歌，懸青天白日的國旗，都依然如故，故我們仍與在自由區中旅行無異。尤其蒲犁及邊卡負責人員，對於我們出境都極表關切與同情，給予協助與便利殊多。（其後邊卡隊隊長張軫、蒲犁縣副縣長楊樹英都東來臺灣。）

大使），旋得其在外交上多方照護。三日仍因故留密斯干，未行。

十一月四日早八點出發，經一木橋一鐵索橋，人馬行鐵橋上，搖搖欲墜。因河道狹而流急，道路多懸諸山腰，寬僅容馬，俯視則懸崖峭壁，目眩心驚，故人皆下馬步行，駱駝則以身高腿長，可以涉水，遂避開高坡，緣着水邊前進。行約六十華里，宿於木里洪，所有人員都以本日行程為自新出發以來最可怕的一段。

十、萬山叢中一小邦

十一月五日晨八時出發，路途與昨相仿，或乘馬或步行，小心前進，約行六十華里，宿於巴梳。六日晨七時半出發，越一大坂後，遂抵一冰山，山的內部全為堅冰所凝成，外面則係大小不等的石塊，極為難行，倘稍疏忽，便有跌入石縫中的危險。足足經過了兩個鐘頭，才把這段難關渡過。下午一時至幾爾米特，坎巨堤邦的國王在焉，我們遂相偕往訪，相談甚洽。坎巨堤邦名洪維（Hunza）原為我之朝貢國，民國後遂疏隔，抗戰勝利後，彼曾派員至新請轉電中樞，欲增進兩方的關係，亦因故未得如何結果，現則為巴基斯坦一聯邦，人口五萬七千，農牧互見。自密斯干以南，果木樹沿途散列，蘋果、葡萄、梨、杏等類，產量特豐。

十一月七日晨九時出發，越大坂三，路途之險峻，為前所未見，行約八十華里，於下午四時抵坎巨堤的首都巴蒂特（Bati），住其招待所中，楓葉滿山，紅艷可愛。坎巨堤有崇拜羊角的習俗，屋頂及室內多以羊角為裝飾品，亦極美觀。晚與其王府秘書閒談，彼對我國極表崇敬，彼並云：坎巨堤自稱為唐。（按吉爾吉特為唐代的小勃律國，王仙芝平小勃律，收為歸仁軍，或與此有關。）

十一月八日上午十二時出發，行約七十里抵

印的亞村住下，九日亦行約六十里，住於漆哈特（Chihat），均有休息驛舍（Rest House）。過此以後，則險峻的道路已無，氣候亦佳，便是苦盡甘來的時候了。坎巨堤國境亦到此為止，明日便入巴基斯坦的本部了。

十一、經巴基斯坦

十一月十日晨三時起身，四時出發，蓋距吉爾吉特（Gijit），尚有兩站的路程（約一百二十華里），擬併作一天走完。時當陰曆九月二十日左右，半規的明月高懸天空，樹影山光，相映成趣。傍着河邊有一條如白線般地伸展着，便是告訴我們：這就是應該踏着前進的道路。這時大家都很高興，於是各腔各調的歌聲不約而同地立即在空氣間散佈，與流水聲馬蹄聲攪成一團。十時許至瑪瑪爾休息並吃飯，十二時又上馬前進，路寬而平，遂放膽奔馳。下午四時抵吉爾吉特（Gijit），在一座建築宏偉的鐵索橋頭（因水流過急無法建立橋柱故用鐵索懸掛於上）檢驗護照後，過橋入鎮，下榻於官營的招待所中。吉爾吉特的氣候，經常在華氏表六十度上下，我們到此後，才把途中的裝備卸除，恢復本來面目。

吉爾吉特右臨河而左靠山，為巴基斯坦最北部的一个大鎮，有醫院，有學校，並駐有部隊，人口約二千人，對新貿易即以此為基點，新疆各族僑居於此從事各種商業者，有十餘戶之多，交通工具除駝馬外，有 P. A. K. 公司的定期班機可飛白沙瓦（Peshawar），惟無公路，如不乘飛機，仍須騎馬二十五日始達。吉爾吉特設有行政長一，縣長一。縣長經常在招待所熱忱照料，幫助甚多。次日，我們往訪其行政長，彼對我等過境，極表歡迎與同情，並約請我們晚餐。彼所使用之烟袋（吸烟工具），猶如我國舊日之水烟袋，放在地上，高可半人許，烟管能左右移以敬客，殊為平生所僅見。又翌日，行政長至招待所

答拜，贈我等毡製圓頂帽各一頂，乃本地特產也。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時，縣長來招待所中通知，有飛機到吉，遂乘彼所備的汽車赴機場，十一時起飛，機在羣山叢峙中航行，遠看一排排白雪皚皚的高峰向後移動，歎為少有的奇景。十二時四十分到白沙瓦，遂入於平原地帶。下機後，由飛機公司的介紹下榻於 Dent's Hotel，宛然一現代化而極潤綽的旅館。白沙瓦位於巴基斯坦的西北隅，為入阿富汗及蘇俄的孔道，旅館內各國人士都有，街市整潔，商業亦盛，氣候尤屬溫和，洵值得留戀。由白沙瓦赴喀喇蚩(Karachi)有飛機，有火車，我等為多認識巴基斯坦起見，遂決定搭乘火車。

十二、由喀喇蚩飛港返國

十一月十四日晚八時上車，二十分鐘後即開車，迄十六日上午九時二十分抵喀喇蚩，共經三十七小時，沿途所見，有為美麗的農村，有為肥沃的田野，有為繁華的市鎮，有為荒瘠的戈壁，而公路暢通，人民勤奮，均值得吾人稱許。

喀喇蚩為巴基斯坦的京城，西濱阿拉伯海，對外的海陸空交通都極便利，人口稠密，商業繁盛，街道與我國廣州相似。氣候具海洋及大陸兩種，夜間多涼，中午恒熱，而空氣甚為乾燥，初至此間的，鼻孔內常會帶着血的粘液，感覺到不太舒服。

為辦理出境的手續，耽隔了五天，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八時二十分乘泛美公司的飛機東飛，十一時許抵新德里，因僅有四十分鐘的勾留，遂在機場與羅先生通了一個電話。十二時復航，不久即昏昏入睡，一覺醒來，機已掠過印度在孟加拉灣的海上飛行了。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抵曼谷，休息一小時，下午三時即抵香港。

我自八月二十二日離開廣州，迄十一月二十

一日返抵香港，為時恰三個月，在這三個月裏面，世事的變化太大了，幾乎使人以為這是三個月，或竟懷疑這是事實，好像做了一場噩夢。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換乘香港公司飛機返飛臺北，於下午一時許到達，遂復履國土，結束了我這一段長途旅行。

王藍著 期待 長夜 吉屋出售 寫甚麼 怎麼寫 師生之間 聖女·戰馬·鎗

- 藍與黑 長篇小說·三三版出書 王藍著 定價三十元
- 期待 長篇小說·再版出書 王藍著每冊二十五元
- 長夜 長篇小說·再版出書 王藍著每冊二十五元
- 吉屋出售 小說集·四版出書 王藍著 每冊十五元
- 寫甚麼 小說集·再版出書 王藍著 每冊十五元
- 怎麼寫 寫作研究·四版出書 王藍著 每冊九元
- 師生之間 小說集·七版出書 王藍著 每冊十五元
- 聖女·戰馬·鎗 千行長詩·五版出書 王藍著 每冊八元

讀者函購八折優待「藍與黑」特別優待連掛號郵資僅收十二元

請將書款在當地郵局交三七四四紅藍出版社賬或

將書款同郵票寄交本社，即迅速寄書不誤。

社址：臺北永和鎮竹林路二十五巷三十九號

郵局劃撥賬號：三七四四 電話：二〇三五二